



岑兜里戏韵悠长

| 叶森岗



岑兜村,孩子们进行高甲戏表演。

续开班9年,培养出一批批高甲戏“新苗”,对孩子们而言,戏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和娱乐方式,而是一种塑造文化和涵养精神的内在需求。

从大礼堂出来,穿过岑兜村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一处古色古香、曲音缭绕的“岑兜戏剧文化户外博物馆”赫然入目,其间展示了“序园”“凡音之起”“戈甲天下”“丑园”“戏悦生活”“锦绣升平”“百年艺术瑰宝”“曲尽其妙”“文武双全”“戏连中外”10个场景,一面面充满时代感的古厝墙垣、

一帧帧栩栩如生的3D彩绘壁画,一座座鲜活生动的人物塑像,一句句幽默诙谐的闽南戏谚,一缕缕悠扬婉转的高甲旋律……尽显戏韵乡情,流连其中,戏随景易,人随戏走,仿佛回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戏窝子”。

岑兜人的生活,处处都能与戏相逢。

在村落中心位置,一座具有闽南宗祠特色的“旧戏馆”保存完好,门顶悬挂“高甲戏发源地·创始人洪塘师”几个大字,堂前的平地上矗立着高甲戏“戏祖公”洪塘塑像。旧时,唱戏拜师要为戏

祖公”洪塘像上香、沾酒祈福、行拜师礼。据传,洪塘原籍福建建宁,本为竹马戏艺人,随戏班流落到南安沿海岑兜定居,他在四平戏、宋江戏的基础上,创造了小生、老生、花旦、苦旦、老旦、大花二花、三花、丑角九个角色,名为“九角戏”,即为高甲戏前身,高甲戏以丑演美,动作夸张滑稽、神色活灵活现、语言插科打诨,旋律铿锵激昂,风格粗犷大气,颇具特色。

岑兜村村民世代以戏为生,家家户户都有唱戏的“角儿”,产生了一大批叫响海内外的戏班,名头多带“福”“兴”字号,比如福和兴班、全成兴班、福美兴班等。这些名角各有各的绝活,在海外声誉斐然的“福庆兴”班,曾回国在岑兜村的露天戏台上连演三天,数十里外的乡亲也慕名而至,一睹名角董义芳一口气搬演千次的绝技,以及洪金乞“转链铜”的特技。

如今,戏班子虽然少了,但岑兜村的戏曲文化更浓厚;戏曲文化地标建起来了,戏曲会演不断,文学摄影采风接踵而至,少年戏曲班如火如荼,高甲戏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再一次繁荣起来了。

岑兜,一座“有戏”的古村落。红砖瓦墙之间,多少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的老故事,多少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爱恨痴痴的旧光阴,唱响了故曲遗音,唱活了满园春色,唱红了万家灯火,余音未了,荡气回肠,生生不息。

赏一曲高甲戏,岑兜村是最鲜活的现场。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高甲戏《海上视师》的经典唱段,每天都响彻村庄各个角落。露天戏台上,《开辟荆榛》《包公卖龙铡》《秀英寻夫》《直入花园》《公子游春》《桃花搭渡》等脍炙人口的曲目轮番上演,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陆续登台亮相。

村委会楼上的大礼堂内,一群十余岁的戏曲学员正在专业高甲戏艺人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唱、念、做、打、翻、腾、扑、跃、滚、摔……汗水打湿了头发,也顾不得擦一擦,即便是带妆彩排,背靠旗杆、头戴雉鸡翎、腰挂宝剑也能一丝不苟把动作做得干净利落。这是岑兜小学高甲戏传承班的日常训练,高甲戏传承班开设于2015年,至今已经连



江南雨

| 陈忠雅

江南的小雨
轻缓地落在窗前的紫罗兰上
细细柔柔,静得悄无声息
停在旁边歇息的雨燕
安静梳理着羽毛

坐在窗前,执笔修改孩童的习作
那行行的字眼如细雨
滴落在又是近视又是远视的瞳孔中
在这静默如初的乡村客厅里
找些让我欣喜若狂的句子,圈圈点点
寻找天真无邪的童言、童真、童趣

远处的小山村在细雨朦胧中接受洗礼
呷一口茶,望见薄雾缭绕的山间
相信更加苍翠的树木崇敬苍天
相信思绪的不断锤炼
提升彼此的心境
似春雨润物、茁壮成长

微风拂过的芭蕉叶子
和紧挨着的老房子相依
一起品尝岁月酝酿的红酒
青苔俨然爬上斑驳的躯体
此刻的想法存活于这江南微雨中
如丝如线,如醉如痴

秋天,为谁而来(外二首)

| 金文

夏天,大汗淋漓地离去
秋天在那条长长的步行道
拖着唐诗宋词
金黄是她的霸气
缠绵的爱,比什么底色都饱满
红的要来,紫红的也要来
一片片叶,一朵朵花
一朵朵一尘不染的白云
都要优雅地扑入秋的怀抱
秋天是一场为摄影师准备的
光与影,色彩与情感的交织
是一首为诗人准备的
爱与思念的抒情诗
是一首为农人准备的
滴着汗水的丰收曲
秋雨还没来
一阵比一阵凉的秋风
把那些陈年旧事像拉马车一样
一件一件
拉上生活的舞台

以这样的方式来见你

不唱“漂洋过海来看你”
不坐飞机、动车
以一辆出租小车
带雨伞
带着茶香和雨水
悄悄地来到你的城市
台风刚刚过去
雨声渐弱的大街小巷
许多人要去的地方
风声作琴音
雨丝作琴弦
三角梅的笑靥
依旧带着欢迎的雨珠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从一座山到一片海
这是今年,美丽的初秋
以海鸥的翅膀沾湿雨点
以海风轻柔的小手
掀动我的衣角,来见你

去更合适的地方

明年秋日
我与你去海边,看这个世界
用一片湛蓝
改变无可奈何的眼光
你用最温柔的目光
擦拭我的忧伤和急躁
然后,坐在城市的一个角落
你陪我看日出
我读一首小诗
读你
写山那边的故事

老屋

| 曾剑南

时光斑驳的碎片,剥落
老屋曾经的风华,只留下想象的空间
记忆猛然在红砖白石间萌芽
依偎着消瘦的身躯,取暖
热血瞬间流淌,鼓鼓作响,是小时候的小溪
淌过成长的足迹,淌过一片蓬勃的桑树林
此时,绿荫树下传来熟悉而亲切的呼唤
是谁还记得我的乳名呢
蓦然回首,我的眼里充满泪水



苦菜情思长

| 王诗炳

每当提起“苦菜”,我不禁口舌生津,因为心里收藏着关于苦菜的故事。

思绪渐渐与旧时光交融,第一次接触苦菜,被猝不及防地熏到了。那是我来到革命老区龙岩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午饭时间,途经打饭的窗口,总有一阵阵臭脚丫的味道飘出。一时间,我竟天真地以为是食堂的卫生问题,才会有如此嗤之以鼻的味道。

舍友是本地人,一日相约用餐,只见他端来一个炖罐。刚一打开盖子,还没看清是何物,一阵刺鼻的气味随着热气飘出,直冲脑门而来。

“咦!你吃的是什么东西,这么臭,很像食堂厨房里常常飘出的脚臭味。”

“这是苦菜汤,夏天喝点,清热解暑。”

话音刚落,舍友便拿起汤匙便细细品咂,偏头见我皱眉,遂问道:“这种好东西你竟然没尝过?”彼时,他根本不理我这个一旁的受害者,一股脑吸溜吸溜地享用着他的“美味佳肴”。但我的鼻翼间都弥漫着这股臭烘烘的气味,仿佛进入一开始闻到苦菜味就反感的状态,让我吃饭也不香了。

苦菜其实就是苦蒿晾晒成干,它既可鲜用亦有干品,鲜用的话可用嫩叶作汤或炒食。不过现在更多的人会把苦蒿菜晒干存放,以便随时拿来煲汤,煲汤时,闻起来有一股类似“臭脚丫子”的气味。据了解,民间食用苦蒿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福建、广东一带,是一种非常有名的常用药效野菜,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祛湿等药效,至今民间还流传着“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苦蒿饭,喝的苦蒿汤。”的谚语。

然而,就像如今的我时常眷念苦菜一般,不知从何时起,我倏然就适应了苦菜的气味;而后,欣然接受苦菜的滋味。日子长了,甚至还觉得它有股独特的美妙幽香,吃起来味道鲜美,可谓深得我心。明代文学家刘基在给朋友章溢的书斋所写的《苦斋记》里所言:“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人们只知道乐是乐,却不知道苦也是一种乐,也许清贫的乡下人爱吃苦菜,大抵就是喜爱这种乐从苦中来的甘甜滋味吧!

有人闻臭豆腐忙不迭掩鼻,有人闻榴莲如临大敌,除却基因原本带来的不适,很多食物后来都被人们一一接受了。于我而言,有些一开始特别排斥的气味,后来反而成为钟情的念想。味蕾长开是其一,大胆尝试是其二,敞开心扉是其三,归结起来,就是在历经生活的本真之后,逐渐修炼而来的一颗包容心。



最美的妆容是幸福

| 胡美云

我常去买菜的那家小店,坐落在小区的入口,又恰在主干道十字路口的拐角处,这样好的地理位置,生意自然是红红火火的。开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一口乡音十足的漳浦腔普通话,热情里透着淳朴,更添了许多亲近,如此,生意理所当然的好上加好了。

女人是个健谈开朗又能干的人。站在肉案前能将剔骨刀、剁骨刀轻轻巧巧把玩于手,她可以一边挥着油光闪烁的剔骨刀将顾客交代的猪大骨三两下砍得匀匀称称的,一边满脸喜色地问着顾客她今天画了淡妆有没有看出来,然后适时而热心地说着见解提出建议:“女人还是要化些淡妆的,你也化化妆啊,多精神。”说这些话时的女人眉眼生动,双手依然忙个不停。

客人少时,店里大多只有女人在,女人要么是去进货了,要么是在店里的小阁楼上休息,或者整理整理蔬菜水果。相较于女人的咋咋呼呼与大大咧咧,男人的沉稳安静里倒透着些腼腆与羞涩了。

客人多时,女人忙不过来了,砍肉称菜的手没停歇,嘴也没停歇,不过不再是闲聊了,变成了放开了嗓子地大叫:“杰啊,杰哎……”那声“哎”的后面拖着长长的尾音,娴熟亲昵里又透着点急躁。有时,一声两声男人就从阁楼的小梯上慢悠悠的下来做事了。有时叫了许久也不见人影子,或是睡着了,或是出去进货了,也有一次两次我见他正在外面为客人杀鱼,明明听见女人的叫声了,却是不应。待到鱼杀好了,洗净了,装了袋,照例慢悠悠地递给客人,再不急不徐地走到女人跟前,一脸的笑意,女人似乎也早忘记

了刚刚扯起那几嗓子喊叫时的急躁,不知与买菜的客人又聊到了什么趣闻,笑得一脸通红,却不忘交代男人把刚刚吩咐的事完成。

一日傍晚时分我走进小店买菜,结账时看了女人几眼,虽然没有化妆,但一脸的喜色极是生动与好看,聊了两句,得知原来昨天男人回去了。放假了,孩子接到身边,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一个母亲容光焕发呢。

“两个孩子都在家读书,只有暑假和寒假一家人才在一起。”女人笑着说,称着菜,按着计算机。

“大女儿读书很自觉,成绩好,我们也不用操什么心。”女人幸福地说着,装着袋,报着账。

“等假期快结束时,我们送孩子回家上学,会一起在老家住几天,我们家里盖的房子很好看,前年装修好的,离海很近。”我扫码付账的当口,女人有些得意地提高了音量,忘了矜持,笑得咧开了嘴,露出并不甚齐整的门牙,依然很美。

原来,由心而生的幸福感才是最美的妆容。

一碗情深

| 许健辉



夏日,热浪滚滚,如潮水般席卷而来。在这燥热的季节里,一碗四果汤,宛如清凉的使者,慰藉着人们的心灵。

朋友邀我前往一家本地知名的网红四果汤店。朋友点了一碗加冰的四果汤,里面有莲子、红豆、绿豆和阿达子。我也点了一碗,额外添了芋圆、仙草,还有西瓜、菠萝与芒果。在透明的玻璃碗中,石花膏如初雪般洁白,轻轻摇曳,带来海风的清新;绿豆粒粒分明,绿意盎然,仿佛夏日里的一抹凉风;红豆软糯,红得深沉,如同夕阳下的晚霞;阿达子、芋圆、仙草,圆润饱满,散发着自然的香甜;水果丁的加入,更是让这碗汤变得色彩斑斓,西瓜的红、菠萝的黄、芒果的橙,它们在碗中跳跃,奏响夏日的乐章。轻轻一搅,食材与糖水的甘甜完美融合,石花膏的滑嫩、绿豆的清新、红豆的甜蜜、阿达子的软糯,以及水果的多汁,它们在口中交织,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满足。

这碗四果汤,我一碗情深。记得孩提时,老家门口前有一售卖四果汤的摊位,摊位开张营业时,恰好是我放学归家,我远远便能望见摊位上袅袅升腾的白烟,嗅觉似乎与视觉同步响应,那甜美的香气骤然钻进我的鼻腔,将我牵引至摊前,而我只得低着头穿过巷子,回到家中。那时家中经济状况窘困。让那碗四果汤成了奢

望。众多的兄弟姐妹,零用钱的拮据,都使得这小小的愿望难以实现。

奶奶得知我们对四果汤渴盼已久,便自己学着制作四果汤。她先是到野外采摘一些野果,还用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冰棍,将其放入盛有井水的碗中使其融化,再精心熬制些糖水,混合成一大碗“四果汤”。奶奶把我们召唤至灶间,每人一碗汤,搭配着奶奶讨要来经过奶奶特殊烘烤的碎馒头。我们缓缓地咀嚼碎馒头,配以清甜醇厚的四果汤,深深地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滋味。四果汤和馒头有肉便能获取,这自制的四果汤和碎馒头却唯有对我们饱含深爱的奶奶能够精心烹制。

奶奶已然辞世,在这炎炎夏夜之中,我想到再也无法品尝到奶奶自制的四果汤,再也不能,一口一口,细致入微地体悟奶奶的深情。

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一滴一滴地坠落,犹如夏日空中飘洒的雨滴。